戲劇研究　第29期
Journal of Theater Studies
2022年1月　頁1-36
DOI: 10.6257/JOTS.202201_(29).001

論〈考據〉諸目對《桃花扇》文本的補充生發*

林芷瑩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前言

清代劇作家孔尚任（1648-1718）於所作《桃花扇》一書之末附載了〈考據〉一篇，[1]著錄作品二十種、條目一百三十一則（參見附表、附圖），在數量浩繁的明清傳奇作品中顯得相當特殊；戲劇本有虛擬、改作的餘裕，即使是歷史劇，亦無可能嚴謹要求無一事無來歷，更沒有檢附考據出處的必要。作者在〈凡例〉中強調：

> 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考確時地，全無假借。至於兒女鍾情、賓客解嘲，雖稍有點染，亦非烏有子虛之比。

顯然特別在意劇作細節的考證。依照〈考據〉這一題名，讀者容易直觀認定孔尚

* 本文爲科技部補助專題計畫「從《桃花扇》之〈考據〉看孔尚任的易代書寫（105-2410-H-110-041-）」部分研究成果。匿名審查人不僅指正拙文思慮未周之處，也指引未及參考的研究成果，使筆者獲益良多，謹申謝忱。

1 〔清〕孔尚任：《桃花扇》，收入古本戲曲叢刊編刊委員會編：《古本戲曲叢刊》第五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5月），據康熙刻本影印。一般認爲是介安堂本，即孔尚任之家刻本，這個版本也是《桃花扇》可見最早的刻本。參見宋平生：〈《桃花扇傳奇》版刻源流考〉（《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2年第6期，頁70-75）、吳書蔭：〈《桃花扇》的影印本和整理本〉（《中國文化研究》2002年第2期，頁41-45）。劇前有〈序〉、〈題辭〉、〈小引〉、〈凡例〉、〈綱領〉；劇末有〈砌末〉、〈考據〉、〈本末〉、〈小識〉、〈跋語〉、〈後序〉。本文所引《桃花扇》原文、批語皆以此本爲據。文中提及齣目者，爲免贅冗，僅標誌卷數、頁碼於引文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任應是標誌出「參考文獻」，目的在指引讀者劇中關目情節所本，換言之，對於〈考據〉內容直覺作出「寫作材料根據」的預想，如蔣星煜在〈《桃花扇》爲何有六篇自序〉一文中以一節的篇幅略述了他對此的判斷：

> 爲了證明他確有史實依據，在每一齣目之下，注明歲月……估計是孔尚任到後來無計可施，以爲這樣就能搪塞過去了（案，指眾人追究情節事實根據之事）。另一部分是開了一個書目……列舉其中與《桃花扇》故事情節聯繫的篇目備查。事情做得相當周密，可能使某些不求甚解的人得到了滿足。[2]

表面上看似僅具有資料索引的作用，以見作者求實的創作原則，但若細繹其中內容，〈考據〉對於《桃花扇》一劇的意義遠非僅止於此。目前可見特別針對〈考據〉內容進行深度分析的，有凌筱嶠（Xiaqiao Ling）"The Historical Plays: Postmemory and the Bleeding Body" [3]一文。凌文對於《桃花扇》刻本所附載的「副文本」，如〈考據〉、〈題詞〉及批語等如何呼應《桃花扇》主文本、共譜過往的記憶有相當精彩的論述；凌氏認爲孔尚任著錄〈考據〉諸作目的並不在爲歷史事件舉證，而是有意識地採用特定作者與作品來建構《桃花扇》的追憶語境；[4]在此基礎上，該文深掘了〈考據〉所列包括冒襄《同人集》、錢謙益、龔鼎孳詩作、余懷《板橋雜記》等著作如何與《桃花扇》共同完成對往昔舊事的追憶。〈考據〉著錄作品可大別爲兩類：一是時人所撰的稗史、筆記類，主要的重點在軼聞掌故的搜集載錄；而另一則是劇中相關人物的詩文集，這部分在〈考據〉提供的訊息面向更爲複雜，既提供了類史料的「見聞」，也有情感的共鳴生發。本文認同〈考據〉諸作之於《桃花扇》超越「引用材料」的意義，在此基礎之上，更著眼於文本的多元性來考察〈考據〉各目，爲〈考據〉與《桃花扇》在

---

[2] 蔣星煜：〈《桃花扇》爲何有六篇自序〉，《上海師範大學學報》第35卷第4期（2006年7月），頁66。

[3] Xiaoqiao Ling凌筱嶠, "The Historical Plays: Postmemory and the Bleeding Body," in *Feeling the Past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4] 感謝匿名審查人指引此篇英語學界近年的相關研究。凌文舉例：〈考據〉對李自成攻破北京，只著錄了王世德的《崇禎遺錄》和吳偉業的《綏寇紀略》兩書是符合以編年體記事的史學傳統，其餘書目如《蓴鄉贅筆》、《冥報錄》等，都近於隨筆式的雜記；而記復社諸子觀劇罵阮大鋮事，不採當事人冒襄所撰〈往昔行〉，卻著錄冒氏所編《同人集》中，陳瑚所撰之〈得全堂夜讌記〉及後記等，都說明了〈考據〉指向一種特別的目的，而非僅作爲歷史劇的證據，更進一步也說明孔尚任創作《桃花扇》，並非只是用「歷史劇」的視野。前揭文，頁252-25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共構追憶的譜系之外，析理出不同的闡述視角，揣摩體會作者作劇時的體悟和反思，豐富閱讀《桃花扇》的審美感受。

一、「考確時地，全無假借」[5]：細節的復刻與重構

《桃花扇》一劇以弘光時期的南京爲主要背景，時間地點又與情節發展緊密結合，故孔尚任對於劇本的時空構建極爲講究，劇中所描繪的情境甚至成爲日後考述晚明南京場景的重要佐證材料；[6]而〈考據〉所徵引的文獻自然是孔尚任「重建」南京地景樣貌的依據，畢竟經歷改朝換代的天崩地解，秦淮已不復當年的淡粉輕煙，[7]〈考據〉中的文本提供了必要的寫作素材，最直接相關的材料是余懷（1616-1695）《板橋雜記》一書所載曲中諸事。學者很早就指出《桃花扇》與《板橋雜記》的關係，袁世碩所作〈孔尚任交游考〉特別考述了二人的交往，提及〈考據〉列舉《板橋雜記》十六條，且「對照二書，可以明顯看出，孔尚任創作《桃花扇》確從《板橋雜記》吸取了不少材料。」[8]余懷不但親身經歷改朝代的政權更迭，且曾流連舊院，在書中記錄了自身的見聞經歷，孔尚任稱其著作「典博精密，如商、周鼎彝；藻刻極細，而古色自黯然也」[9]，袁氏認爲此處所稱「著作」即指《板橋雜記》[10]，如袁氏所言，孔尚任對《板橋雜記》引用處甚多，也於〈考據〉中明白著錄此書。李孝悌在〈桃花扇底送南朝——斷裂的逸樂〉一文中，則以《桃花扇》輔以《板橋雜記》等著作，來重現明末南京城市

5 《桃花扇．凡例》：「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考確實地，全無假借。至於兒女鍾情，賓客解嘲，雖稍有點染，亦非子虛烏有之比。」

6 例如日本學者大木康所著《風月秦淮——中國遊里空間》一書多處引用《桃花扇》說明如三山書街、妓樓等景觀佈置。參見大木康著，辛如意譯：《風月秦淮——中國遊里空間》（臺北：聯經出版社，2007年）。

7 秦淮河一帶經朝代轉換，舊日繁華已不復見，《板橋雜記》中亦多今昔之慨，如言「丁酉再過金陵，歌臺舞榭化爲瓦礫之場。」〔清〕余懷著，李金堂校注：《板橋雜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56。

8 袁世碩：〈孔尚任交游考〉，收入《孔尚任年譜》（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62年），頁135。

9 〔清〕孔尚任：〈與余澹心〉，《湖海集》，收入徐振貴主編：《孔尚任全集輯校註評》（濟南：齊魯書社出版社，2004年），卷12，頁1213。

10 袁世碩：〈孔尚任交游考〉，頁13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生活的細節。[11]

本文將就前人未及的幾個面向再行補充：從體例來說，《板橋雜記》原書並未分段，孔尚任作〈考據〉則從中摘取大意、別立小標，如「長板橋」、「舊院對貢院」指點地理環境；「曲中狎客」、「丁繼之」、「柳敬亭」、「沈公憲」略記人物；而若「秦淮燈船」、「沈石田盒子會歌」記錄秦淮特殊的人文景緻；至於「卞賽爲女道士」、「中山公子徐青君」則載記了生平事略，可直以小傳觀之。

除前指具體記載的條目，可以特別留意孔尚任如何化用《板橋雜記》的案頭文字，使之成爲舞台排場，令舊日秦淮風情重現場上。如第二齣〈傳歌〉通過楊文驄（1596-1646）到訪指點媚香樓佈置，從李貞麗「丫鬟捲簾掃地、伺候客來」、「請到小樓焚香煮茗，賞鑒詩篇」、「簾紋籠架鳥，花影護盆魚」、「閒來翠館調鸚鵡，懶去朱門看牡丹」（上卷，頁20b-22a）等，與《板橋雜記》描述舊院「妓家鱗次，比屋而居。屋宇精潔，花木蕭疏，迥非塵境。到門則銅環半啓，珠箔低垂；升階則猧兒吠客，鸚哥喚茶；登堂則假母肅迎，分賓抗禮；進軒則丫鬟畢妝，捧硯而出」[12]差可印證。而劇中楊文驄繪墨蘭之事則見於「李香君」條：

> 李香，身軀短小，膚理玉色。慧俊宛轉，調笑無雙。人題之爲「香扇墜」。余有詩贈之云：「生小傾城是李香，懷中婀娜袖中藏。緣何十二巫峰女，夢裡偏來見楚王。」武塘魏子一爲書於粉壁，貴竹楊龍友寫崇蘭詭石於左偏。時人稱爲三絕。由是，香之名盛於南曲，四方才士，爭一識面以爲榮。[13]

孔尚任將余懷之贈詩移至〈眠香〉齣，改爲楊文驄祝賀侯、李良緣之催妝詩，眾人並云：「懷中婀娜袖中藏，說的香君一嫋身材，竟是個香扇墜兒」（上卷，頁48a）；〈卻奩〉中侯方域亦打趣道：「香君雖小，還該藏之金屋，（看袖介）小生衫袖，如何著得下」（上卷，頁51b），都扣緊了《板橋雜記》所載香君「香扇墜」的暱稱。而香君甫登場，貞麗令其溫習舊曲，香君「皺眉」應道「有客在座，只是學歌怎的」，也貼近余懷所述「名妓仙娃，深以登場演劇爲恥」的

11　李孝悌：〈桃花扇底送南朝——斷裂的逸樂〉，《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國的逸樂與宗教》（臺北：聯經出版社，2008年）。

12　余懷：《板橋雜記》，頁8。

13　余懷：《板橋雜記》，頁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姿態。[14]

又侯方域（1618-1655）、李香君（1624-?）以盒子會定情之〈訪翠〉，或阮大鋮於燈船之上避復社會文之〈鬧榭〉，則見事雖備述書中，但孔氏通過藝術手法完成一熱鬧之排場。以燈船爲例：

> （雜報介）燈船來了，燈船來了。（指介）你看人山人海，圍著一條燭龍，快快看來！（眾起憑欄看介）（扮出燈船，懸五色角燈，大鼓大吹繞場數回下）（丑）你看這般富麗，都是公侯勳衛之家。（又扮燈船懸五色紗燈，打粗十番，繞場數回下）（淨）這是些富商大賈，衙門書辦，卻也鬧熱。（又扮燈船懸五色紙燈，打細十番，繞場數回下）（末）你看船上吃酒的，都是些翰林部院老先生們。（頁58）

公侯勳衛、富商大賈、翰林部院不同身份人物，別以懸掛五色角燈、五色紗燈、五色紙燈的燈船再各配上大鼓大吹、粗十番、細十番的文武伴奏，舞台場面既熱鬧可觀又有層次變化。重要的是這兩場群戲除場上動人，更是本劇結構上重要的關目，如本齣總批云：

> 未定情之先，在卞家翠樓；既合歡之後，在丁家水榭……〈閑丁〉之打、〈偵戲〉之罵，甚矣。繼打罵之，後又驅逐之，甚之甚者也，皆爲〈辭院〉章本。姻緣以逼而成，姻緣又以逼而散也。（上卷，頁61-62）

孔尚任作此固然本於《板橋雜記》所提供的豐富素材，卻也展現他編劇之才，將《板橋雜記》這樣的記敘小品化爲情節關目，別裁演於場上。

除在《板橋雜記》中指點秦淮舊院種種，〈考據〉所載文本尚有多處細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關於崇禎歸葬事。此事劇中演爲閏二十齣〈閒話〉，以北來的張薇作爲主述者，他親眼目睹並參與歸葬守靈諸事，後與偶遇的蔡益所、藍瑛在村店共話中，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帶出了北京城破時之景況。[15]劇中張薇言城破當日尋著帝后屍骸殮葬、戴孝守靈，這一段或出自〈考據〉著錄張氏所著之

---

14 余懷：《板橋雜記》，頁11。

15 華瑋〈誰是主角？誰在觀看？——論清代戲曲中的崇禎之死〉一文分析了《桃花扇》中三場關於崇禎之死的安排，其中一場即本處的「豆棚閒話」，並指出「崇禎正是此齣〈閒話〉的主角，他是整齣戲中所有人物與觀眾情感關注的焦點。」此文更旁及《鐵冠圖》、兩部《虎口餘生》、《傭外人》、《芝龕記》與《帝女花》等作品，討論清代不同時期的劇作家如何書寫「崇禎駕崩」這個歷史事件。參見華瑋：《明清戲曲中的女性聲音與歷史記憶》（臺北：國家出版社，2013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白雲述》中，由於原書佚失，不能確考，不過由溫睿臨《南疆逸史》在「張鹿徵」（字瑤星，明亡後改名張怡，1608-1695）下的記述，恰可補充此段源由。[16]張鹿徵即張薇原型，除去張薇「個人」所參與的行動，劇中在三人閒談中尚補出歸葬之細節：

> （外）直到四月初三日，禮部奉了僞旨，將梓宮抬送皇陵。我執旛送殯，走到昌平州；虧了一個趙吏目，糾合義民，捐錢三百串，掘開田皇妃舊墳，安葬當中。下官就看守陵旁，早晚上香。誰想五月初旬，大兵進關，殺退流賊，安了百姓，替明朝報了大讐；特差工部查寶泉局內鑄的崇禎遺錢，發買工料，從新修造享殿碑亭、門牆橋道，與十二陵一般規模，眞是亙古希有的事。下官也沒等工完，親手題了神牌，寫了墓碑，連夜走來，報與南京臣民知道，所以這般狼狽。（上卷，頁128）

此處述及「五月初旬，大兵進關，殺退流賊，安了百姓，替明朝報了大讐」等語，對照鹿徵明亡之後終身素服、隱居不出的志向，當不能出自其手。[17]對查〈考據〉其他著作，知是由另一則吳陳琰（字寶崖，約生於順治末年，卒年不詳）的《曠園雜志》「甲申三月順天府僞官葬李某葬崇禎帝」一條移花接木：

> 本朝定鼎，遣工部復將崇禎先帝陵寢修建享殿三間、群牆一週，其死難太監王承恩墓在思陵右側，世祖章皇帝爲文祭之，又御製碑文立石墓上，誠興朝盛典也。[18]

《曠園雜志》更細緻補充了這段過程，包括四月三日發引、初四下葬、初六衆人捐葬哭祭等。孔尚任將吳陳琰對清朝「盛典」的讚嘆轉化至張薇的口述中，如此聲明既擁護大清王朝的立場，也保障此劇懷想前朝的空間。

〈考據〉中還著錄了吳梅村的《綏寇紀略》，僅錄書名，其下未有分項，

---

16 列傳第三十七「張鹿徵」條：「張鹿徵，字瑤星，應天人。都督可大子，崇禎朝以世勛，宮〔官〕錦衣衛儀正千户。煤山之變，殯于西華門，百官無至者，鹿徵獨縗服哭，臨，守梓宮不去，護喪葬天壽山。」〔清〕溫睿臨：《南疆逸史》（上海：中華書局，1959年），頁305。

17 「（張鹿徵）挂冠入棲霞白雲觀爲道士，更名怡，自號白雲道者。明亡，終身素衣冠，曰：『先帝讐未報，服何可除？』山居鈔書，著述甚富。時往來松風閣，望故宮闕，泫然流涕。年九十三而歿。」前揭書，頁305。

18 《曠園雜志》孔尚任誤植作者爲「陳寶崖」，作「陳寶崖曠園雜志一條」。《曠園雜志》作者吳陳琰，字寶崖，錢塘人，此書共二卷，《說鈴》本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子部250冊，頁17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梅村爲吳偉業（1609-1672）號，《綏寇紀略》與《桃花扇》情節直接相關者，當爲第十一卷〈九江哀〉與最末補遺「淮南四鎮」，孔尚任在劇中關於左良玉（1599-1645）與四鎮之爭的細節描寫，多本此書。〈九江哀〉詳記良玉自發跡至乙酉三月於軍中亡故止，凡左軍與李自成、張獻忠等多次交戰皆有時間、地點以及相關人物的記錄，且兼及朝中議論與局勢，對於評斷左良玉一生功過提供了相當完整的材料。孔尚任在劇中將左良玉與史可法、黃得功並列「三忠」曾引發梁啓超的不滿，在所註《桃花扇》中大加辯駁，認爲「蓋東林諸人素來袒護良玉，清初文士皆中於其說」、「云亭亦爲所誤耳」[19]；本文不擬探論孔氏是否爲東林諸人之說所「誤」，而試圖分析劇中承「其說」而來的細節。

崇禎十七年李自成破城入京，《綏寇紀略》中載崇禎自縊煤山之訊至楚，三軍縞素，而諸將有趁南京未定時引兵東下的建言：

> 良玉撫膺而號曰：「不可。世守武昌，此非先帝之旨乎？先帝甫棄天下而我背之，是幸國家之變以自利也。封疆之臣應守封將，南中立君，我自以西藩爲效，有過此一步者，良玉誓之以死。」於是良玉哭，諸將嗷然皆哭。[20]

《桃花扇》此齣便名〈哭主〉，所欲強調者乃左良玉之「哭」，且特別演出「大家換了白衣，對著大行皇帝在天之靈，慟哭拜盟一番」（上卷，頁87b），自是依《綏寇紀略》而來。以當時情勢來說，左良玉在北京城破後的動態頗爲關鍵；南京所倚四鎮，兵力去之皆遠，一旦左良玉興兵南下，南京必有一番震盪；如果依《綏寇紀略》載此左良玉面對諸將勸進所發的凜然之言，並無愧於「忠於崇禎」的評價。後左兵借王之明事以討馬士英東下，良玉於舟中見九江督府袁繼咸：

> 至九江，袁繼咸相過見於舟中，未坐定，俄見岸上火起，報云城已破，左右曰：「袁兵燒營自破其城。」左罵曰：「此是我兵耳！」大悔恨，椎胸浩歎曰：「我負臨侯（案，繼咸字臨侯）！」……嘔血數升，病遂革。[21]

這些細節則在〈劫磯〉齣中也一一演出：

> （雜扮卒急上）報元帥，九江城內，一片火起。袁老爺本標人馬，自破城

[19] 梁啓超：《桃花扇註》（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36年），頁196。

[20] 〔清〕吳偉業：《綏寇紀略》，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子部250冊，卷11，頁14。

[21] 吳偉業：《綏寇紀略》，卷11，頁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池了。（外驚介）怎麼俺的本標人馬自破城池？這了不得！（小生怒介）豈有此理！這是我兒左夢庚做出此事，陷我爲反叛之臣。罷了！罷了！有何面目再向江東。（拔劍欲自刎介）（末抱住介）（小生握外手，注目介）臨侯，臨侯，我負你了！（作嘔血倒椅上介）（下卷，頁88）

孔尚任借《綏寇紀略》提供的素材，將左良玉成爲要君之臣的無奈、軍隊不受節制的憤懣、臨終前有愧盟友的悲憤生動演出，飽滿了人物形象與舞台張力。這些細節豐富了本劇的舞台效果，讀者進一步對照〈考據〉後，不但可以發現「細節」有本有源、極可信靠，也可以看出在這些材料基礎之上，孔氏作爲劇作家，化紙面於場上的深厚功力。

二、〈考據〉材料間的矛盾與劇情的去取

除了點出作劇參考素材，〈考據〉所著錄的材料中，對同一事件亦存有彼此矛盾的紀錄。《桃花扇》第四十齣〈入道〉中，孔尚任安排道士張薇於白雲庵修齋追薦，並指示衆人位業：甲申殉難君臣等超昇天界、弘光與劉良佐等北去諸臣「陽數未終，皆無顯驗」，史可法、左寧南、黃得功等三忠，則是「奉上帝之命」，分別被冊爲太清宮紫虛眞人、飛天使者、游天使者，當場走馬上任，爲作成另一種旌獎的形式。獎善亦需懲惡，馬士英、阮大鋮的下場也同時交代：

（淨散髮披衣跑上）我馬士英做了一生歹事，那知結果在這台州山中。（雜扮霹靂雷神，趕淨繞場介）（淨抱頭跪介）饒命！饒命！（雜劈死淨，剝衣去介）（副淨冠帶上）好了！好了！我阮大鋮走過這仙霞嶺，便算第一功了。（登高介）（雜扮山神、夜叉、刺副淨下，跌死介）（下卷，頁122）

善惡有報乃人所共願，「馬士英殛死台州山中，阮大鋮跌死仙霞嶺上」的結局大抵滿足了讀者與觀衆的期待；〈考據〉所列《冥報錄》「阮大鋮殛死閩嶺」條，應是前述情節的依據：

阮大鋮以私隙殺雷縯祚於獄，清師渡江，大鋮迎降以圖富貴。從征入閩，過青草嶺，忽頫首曰：介公饒我！遂跌下馬死。介公，縯祚字也。大鋮凶惡奸邪，禍人家國，寸磔未足□辜，而介公現形，立刻殛死，良可怖也。[22]

[22] 〔清〕陸圻：《冥報錄》，《說鈴》本，頁15b，收入《筆記小說大觀》（臺北：新興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過〈考據〉中另外著錄了《蕈鄉贅筆》載「將軍方國安用阮大鋮」條，該書篇目作〈紹興潰〉，敘大鋮至方國安營中獻計造「磨盤營」等事，最後亦涉及馬、阮的下場：

> 大鋮、士英至紹興密通欵迎降欣然自得， 然見七閩無恙，爲後日計，乃潛通奏疏，有得其奏者，馬阮俱被磔。[23]

如依此處，則有馬士英、阮大鋮是先降於清朝，又試圖聯繫福建的隆武政權，事蹟敗露後被清廷處死。關於阮大鋮的下場，稗史傳說各有說法，弘光朝廷瓦解時，南京局面相當混亂，訊息本來就流通不易，謠言訛傳是自然；加上某些輿情的投射，便有可能會出現此類眞假莫辨甚至結局光怪陸離的傳說，即使日後官方頒布的《明史》對阮大鋮死亡的載記，也同步摘錄了野乘之說：

> 明年（順治三年，1646）……大鋮偕謝三賓、宋之晉、蘇壯等赴江干乞降，從大兵攻仙霞關，僵仆石上死。而野乘載士英遁至台州山寺爲僧，爲我兵搜獲，大鋮、國安先後降。尋唐王走順昌。我大兵至，搜龍扛，得士英、大鋮、國安父子請王出關爲內應疏，遂駢斬士英、國安於延平城下。大鋮方遊山，自觸石死，仍戮屍云。[24]

〈考據〉著錄相互矛盾的材料，作者的意圖或難揣摩，但作爲讀者，我們如依循文獻指引，便會看到不同的紀錄與傳聞，在知其所本的同時，也感受到時局混亂時傳言漫天的情況。

〈考據〉中對阮大城之死收錄不一致的記載並非孤例，關於史可法之死，所著錄的材料情況亦相類。[25]〈考據〉在《蕈鄉贅筆》一目下有「江左稱號」一條，提及「逮延江失守，或洪涊偷生，或望風驚竄，惟史公可法戰死淮揚，以身殉國」[26]，言可法戰死。同文另有「賈靜子《四憶堂詩註》十二條」[27]，下繫

局，1985年），頁929。

23 〔清〕董含：《蕈鄉贅筆》上，後卷19，頁12a。收入《叢書集成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

24 〔清〕張廷玉等：《明史》卷308（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7945。關於阮大鋮及後文史可法之死等，因本文重點在〈考據〉文獻之間與〈考據〉和劇作之間的相互矛盾，不在歷史事實的考證，姑以《明史》爲代表，知眾說紛紜載記不一之況。

25 凌筱嶠也提到了〈考據〉中，賈開宗言及史可法之死的條目（哀史閣部），並加入眉批的評點，認爲此間有一個將史可法之死神化的過程。前揭文，頁278。

26 董含：《蕈鄉贅筆》上卷，頁5。

27 《四憶堂詩集》爲侯方域詩集，賈開宗爲此書作註，補充了相當多詩作的背景材料，孔尚任在考證中除了著錄「侯方域壯悔堂集十五篇」外，另外著錄「賈靜子四憶堂詩註十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全文資料庫

〈哀史閣部〉，此詩侯方域原書中詩題作〈少師建極殿大學士兵部尚書開府部督准揚諸軍事史公可法〉，賈氏於詩末簡單補充了史可法生平，尤其著重他於甲申之變後在南京政局中的作爲，最後提到了史公的下場：「城陷，公乘一白騾出，意以南京尚在，欲有所爲也。既被執，公不屈死。」[28]劇中於〈沉江〉演史可法出奔時的思量與騎白騾等細節應本於此：

> 北兵今夜，攻破北城，俺已滿拼自盡，忽然想起，明朝三百年社稷，只靠俺一身撐持，豈可效無益之死，捨孤立之君。故此縋下南城，直奔儀眞……何處走來這匹白騾，待俺騎上，沿江跑去便了。（下卷，頁107）

只是引用原文乃「被執」，劇中作沉江殉國，二者結局又不一致。

更深入分析，孔氏既載賈靜子之註，又採其中細節入劇，若就「考據」的角度出發，似應依從文本照樣演出，即使先不討論〈考據〉中尚有《蓴鄉贅筆》記史可法戰死淮揚，便是對照賈開宗的詩註，也會發現與劇中所演不同。換句話說，孔尚任經此摘錄，「揭露」了自己「擅改」的戲筆。梁啓超在所註《桃花扇》中，以《明史》、《南疆繹史》爲根據，認爲史公於揚州城破時即遇害，且有所批評：「云亭著書在康熙中葉，不應於此等大節目尚未考定，其所以採用俗說者，不過爲老贊禮出場點染地耳。但既作歷史劇，此種與歷史事實太違反之紀載，終不可爲訓。」[29]史可法殉國的歷史眞相，以及歷史劇情節與史實間應該如何掌握距離或可另論，但梁氏的評論點出了重點——「其所以採用俗說者，不過爲老贊禮出場點染地耳」，捨史實而採俗說，乃是爲劇情服務。如此則〈考據〉雖載賈靜子的註語，卻又不全依此演史公被執，而是另行設計沉江之關目，其考量應也相當，本齣總批諸語，完全體現作者爲全劇縝密結構的苦心安排：

> 傳閣部之死，筆墨如此靈活，恰好贊禮相值；前在壇前哭死難之君，今在江邊哭死節之臣，皆值得一哭也。
>
> 左寧南死于氣，自氣也；黃將軍死于刃，自刃也；史閣部死于溺，自溺也。三忠之死，皆非臨敵不屈之義，而寫其烈烈錚錚，如國殤陣歿者，豈非班、馬之筆乎？
>
> 侯生在閣部之幕，閣部盡節，侯生哭拜，亦是奇逢。而四人（案，指侯方

條」，顯然看重的是賈氏對詩作補充生發。

28 〔明〕侯方域著，王樹林校箋：《侯方域全集校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頁987。

29 梁啓超：《桃花扇註》，頁24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域、柳敬亭、陳貞慧、吳應箕）出獄情事，即于此折帶出，既歸結陳、吳，而侯、柳入山之路，歷歷分明，奇極、巧極。（下卷，頁111b）

史可法以沉江作結，方能帶出在岸觀瞧的老贊禮，將此事以傳諸侯生，這是情節設計之所必然；而安排閣部自沉，與寧南自氣、將軍自刃恰全三忠之名，並由老贊禮在江邊祭之，使第三十二齣〈拜壇〉（哭死難之君）與本齣（哭死節之臣）又形成呼應之勢，此乃結構安排之所必然。既然有情節、結構上的不得不然，那麼被犧牲的「眞實」，只要透過閱讀〈考據〉所指引的材料，必然可以得知其中的調整的出入，也不至於爲劇情所「誤」。

這一類的例子尚有不少，例如根據《綏寇紀略》所載，崇禎十六年左兵南下搶糧事乃都御史李邦華所止，邦華倚舟草檄告良玉曰：「頃傳麾下全軍南潰，所過殺掠，陵京震驚，何輕易舉動如此？列聖英靈，主上神武，群醜游魂稍稽，膏斧不遠矣。……海內豪傑人各有心，各鎮及麾下將領，保無從中觀事變者，舉事一不當，辱身家而污青史，爲千古笑談，智者所不出也。」[30]若據另一則侯方域所作〈寧南侯傳〉，則著眼其父侯恂之力。左良玉停兵不發的原因自然並非單一，究竟是李邦華之力還是侯恂之功，也無法三言兩語說清，劇情發展至此不宜再另生枝節，便簡要歸功於方域代其父作書止之：

【一封書】老夫愚不揣，勸將軍自忖裁，旌旗且漫來，兵出無名道路猜。高帝留都陵樹在，誰敢輕將馬足躧。乏糧柴，善安排，一片忠心窮莫改。（上卷，頁68a）

讀者如循〈考據〉指引閱讀了《綏寇紀略》與〈寧南侯傳〉，即能明白當時阻左兵東下並非如劇情所演這般輕巧，然場上做戲，馭繁於簡，當可諒之。

是以〈考據〉所著錄的材料對於事件的記載互有異同之處，一方面，諸說並存具體顯現當時資訊紊亂、傳言漫天的景況，也間接補充了各家訊息多有不同的樣貌、難以「存眞」的困境，這些「衆說紛紜」可能是一種更爲「眞實」的樣貌，無論是流傳於筆記傳說或是戲場粉墨。另一方面，讀者若細心對查〈考據〉引用材料原本，便可知悉孔尚任作劇之取捨，取用者未必是「史實」，捨之者則透過〈考據〉仍可爲讀者所見，不至於爲「戲說」所「蒙蔽」。這也許就是爲何《桃花扇》孔尚任既然特撰寫〈考據〉爲劇作「徵實」，在材料的選擇上，大可僅著錄與劇情相符者來強調自己「考確實地，全無假借」，但他卻保留了相互矛

[30] 吳偉業：《綏寇紀略》，卷十一，頁8b-9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盾的材料，「自我揭露」劇情和引證材料間的差異。

在〈考據〉中提到一部頗爲特殊的著作可以補充說明，即《崇禎遺錄》。此書作者王世德（生卒年不詳），字克成，大興人，世襲父職，於崇禎朝任錦衣衛指揮僉事，明亡後隱居江南。王氏本於「錄其聞見，凡野史之僞者，正之；遺者，補之」之心作此實錄，目的在「聊備實錄，萬一庶流言邪說，有以折其誣，而後司國史者，有所考據焉。」[31]作者懷抱強烈的作史意識，全書按年記事，多有糾正野史俗說之語，孔尚任在此條目之下，並未特別註明參照引用的項目，而此書以起訖崇禎朝爲限，與《桃花扇》大致交集在崇禎十七年北京城破時的景況。由於作者的身份特殊，故而有第一手親眼所見的記載，作者作書目的亦欲以親身經歷糾正「俗說」，如辨「野史」所載崇禎欲奪正陽門出等訛傳：

> 野史云十九日上欲奪正陽門出，守者疑內變反礮擊之，乃從白家巷還。夫出正陽門則外城，外城已破，意欲何之？白家衕衕乃大明門東南小巷，不近皇城，不容車馬，何由從此而還耶？[32]

有趣的是，另一本著錄於〈考據〉的《綏寇紀略》卻記載了崇禎如何與新樂侯劉文炳、駙馬鞏永固「易服佩刀」要奪正陽門而出；《崇禎遺錄》辨證野史軼聞自有其存史的目的，而《綏寇紀略》恰又證實了「野史」如何「混淆視聽」。孔尚任在〈考據〉中同時向讀者指點這兩本相互矛盾的著作，如以《崇禎遺錄》記載爲眞，則《綏寇紀略》便是王世德於《崇禎遺錄》中所欲辨之「野史」；然若信《綏寇紀略》爲實，那麼「野史」終是保留了那些號稱「除僞」之書所不屑的史料，值得審愼看待。

後人自無法妄行猜測孔尚任如此兼容各說的目的，但在並觀劇本與這些史料的過程中，卻可延伸出更加多元的閱讀角度。甚至正如王世德在《崇禎遺錄》中花費大篇幅記下襄城伯李國楨如何在城破時降賊，又如何因籌措贖金不及，最後死於賊手被棄屍於市，卻因門客浪傳其斬衰爲帝后送葬後自縊殉國，以致南京有贈謚之典一事，實欲爲辯白「野史穢誤」；而劇中追薦甲申殉難諸臣，仍依南京謚典名錄，將襄城伯列於其內。故而如以《崇禎遺錄》爲閱讀的主文本，反而對照出《桃花扇》的創作、演出與刊刻展示了「俗說」的流布；孔尚任既列此作於

31 〔明〕王世德：《崇禎遺錄．序》（北京：中國書店，出版年不詳），龍龕精舍本，頁3。

32 王世德：《崇禎遺錄》，頁35b-36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考據〉，顯然是知悉書中所撰之「眞相」，雖然他並未對這些矛盾的內容有進一步的解釋，但讀者逕以《桃花扇》與之對照閱讀，卻可以劇情之外的各種異說作爲補充與提點，也豐富了讀劇的面向。

三、〈考據〉對劇情的補白或史實的還原

《桃花扇》閏二十齣〈閒話〉通過南來之張薇補述了李自成攻破北京這一南方視野所未能觸及的重要史事，除前文所引安葬崇禎帝后事外，尚有一段言及帝后百官動向者：

> （外）三月十九日，流賊攻破北京，崇禎先帝縊死煤山，周皇后也殉難自盡。下官走下城頭，領了些本管校尉，尋著屍骸，抬到東華門外，買棺收殮，獨自一個戴孝守靈。（小生）那舊日的文武百官，那裡去了？（外）何曾看見一人。那時闖賊搜查朝官，逼索兵餉，將我監禁夾打。我把家財盡數與他，才放我守靈戴孝。別個官兒走的走，藏的藏，或被殺，或下獄，或一身殉難，或闔門死節。（小生）有這樣忠臣，可敬，可敬。（外）還有進朝稱賀，做闖賊僞官的哩。（丑）有這樣狗彘，該殺，該殺……（丑問介）請問老爺，方才說的那些殉節文武，都有姓名麼？（外）問他怎的？（丑）我小舖中要編成唱本，傳示四方，叫萬人景仰他哩。（外）好，好！下官寫有手摺，明日取出奉送罷。（丑）多謝！（小生）那些投順闖賊，不忠不義的姓名，也該流傳，叫人唾罵。（外）都有抄本，一總奉上。（丑）更妙。（上卷，頁127b-130a）

這段對話不只帶出北京城破時官員的各種抉擇，同時也點破孔尚任在第四十齣〈入道〉中以唱名的方式祭奠殉難忠臣，所爲正是「編成唱本，傳示四方，叫萬人景仰他」；然而對於「投順闖賊，不忠不義的姓名」，孔尚任顯然有所保留，僅於此處點出，並未如前述指示——「也該流傳，叫人唾罵」，在劇中一一道及姓名。但如果翻查《崇禎遺錄》，則諸人名姓事蹟昭然在冊。王世德在全書最後特闢「逆賊奸臣錄」一章，記「從賊入都」、「失事降賊」、「出獄降賊」、「城陷降賊」、「戮辱」、「刑辱」、「賄脫」、「倖免」等人，詳記諸人如何「附逆」爲奸，張薇道及百官「走的走，藏的藏，或被殺，或下獄，或一身殉難，或闔門死節」、「還有進朝稱賀，做闖賊僞官的哩」由此得以全圖盡現，孔尚任說的「人情遮蓋」也於此可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除了本於所選素材添加筆墨，也有將材料移花接木，爲情節所用者。在《桃花扇》中，被孔尚任據以改作爲第二十五齣〈選優〉，一開頭便標明了：「場上正中懸一匾書『薰風殿』，兩旁懸聯『萬事無如杯在手，百年幾見月當頭』，款書『東閣大學士臣王鐸奉敕書』。」（下卷，頁28a）傳統戲曲舞台本不著意於場上佈景，作者特意如此書寫（搬演時未必如實演出），褒貶之意自寓其中，而掌故則是取自《蕈鄉贅筆》：

> 時大兵南下，勢如破竹，王除夕憮然不樂，傳各官入見。諸臣以兵敗地蹙，俱頓首謝罪。良久，曰：「朕未暇慮此，所憂者後宮寥落，意欲廣選良家以充腋庭，惟諸卿早計之。」或對曰：「臣以陛下憂敵兵或思先帝耳。」遂散出。又內殿懸一對聯曰：萬事不如杯在手，百年幾見月當頭。傍註東閣大學士臣王鐸奉敕書，亦可笑也。[33]

在〈選優〉一齣中，演弘光愀然不樂，與之應對者改爲阮大鋮：

> （小生）朕有一樁心事，料你也應曉得。（副淨）想怕流賊南犯？（小生）非也。阻隔著黃河雪浪、那怕他天漢浮槎。（副淨）想愁兵弱糧少？（小生）也不是。 俺有那鎮淮陰諸猛將，轉江陵大糧艘，有甚爭差。（副淨）既不爲內外兵馬，想是正宮未立，配德無人？（小生）也不爲此。那禮部錢謙益，採選淑女，不日冊立。有三妃九嬪，教國宜家。（副淨）又不爲此，臣曉得了。（私奏介）想因叛臣周鑣、雷縯祚，倡造邪謀，欲迎立潞王耳。（小生）益發說錯了。那奸人倡言惑眾，久已搜拿。（副淨低頭沉吟介）卻是爲何？（小生）卿供奉內庭，乃朕心腹之臣，怎不曉得朕的心事。（副淨跪介）聖慮高深，臣衷愚昧，其實不能窺測。伏望明白宣示，以便分憂。（小生）朕諭你知道罷，朕貴爲天子，何求不遂。只因你所獻《燕子箋》，乃中興一代之樂，點綴太平，第一要事。今日正月初九，腳色尚未選定，萬一誤了燈節，豈不可惱。（下卷，頁30）

孔尚任將《蕈鄉贅筆》簡短的紀錄敷衍成弘光與阮大鋮的對話，透過阮大鋮之「猜」顯現其奸佞臣嘴臉，弘光既不憂流賊，復不愁兵糧，然而後宮妃嬪卻也非其所慮，最終的答案是「恐怕《燕子箋》腳色尚未排定。」將弘光「憮然不樂」的眞正原因從「憂者後宮寥落」被改成《燕子箋》選腳未定，更爲凸顯弘光耽於

[33] 董含：《蕈鄉贅筆》上卷，頁6b-7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逸樂的形象，既寫阮大鋮進亡國之音，又能借採選淑女事針砭錢謙益媚上無能，且順理成章使香君等人上場，而獨獨不會《燕子箋》的香君形象遂得突出。[34]然原著條目實作「福王昏淫」，孔尚任著錄時改寫作「大兵南下弘光採選」，避免了直指福王弘光的「昏淫」。[35]從內容的移花接木到條目文字的改訂，終究是在劇中未曾明說的「人情遮蓋」，透過與〈考據〉參照原典的指引，這些未曾「明演」的「伏流」，自能顯現。

人物形象在《桃花扇》的相關研究中佔有相當的比例，幾乎所有的劇中角色皆眞有其人，〈考據〉也指引了不少相關著作條目，以說明角色的「原型」樣貌或是相關的軼聞傳說，不過某些改動是不免令人困惑的，例如在劇中派給丑腳所飾之鄭妥娘。作者於〈凡例〉此條下自注「凡正色借用丑淨者，如柳、蘇、丁、蔡出場時，暫洗去粉末」，未被提及的丑腳鄭妥娘，顯然即非「正色不足，借用丑淨」的權宜，且此角在劇中行事確實並非正派，如率隊至媚香樓逼迫香君改嫁，或者與張燕筑之諢褻等，如以傳統戲曲的腳色分派，以丑腳應工並無不妥。而〈考據〉指引的《板橋雜記》中「舊院鄭女〔如〕英字妥娘」，查書中僅二處提及，皆於上卷「雅游」，一是言錢牧齋〈金陵雜題絕句〉，內有「閑開閨集教孫女，身是前朝鄭妥娘」[36]句，另一則記「至頓老琵琶、妥娘詞曲，則祇應天上，難得人間矣！」[37]皆無涉記劣跡惡行。我們固然無法得知孔尚任何以在劇中

34 林芷瑩：〈「以其技還奪其席」——論《桃花扇》中的「曲家」阮大鋮及其劇作〉一文分析了《燕子箋》在《桃花扇》中「正寫昏君弘光、反寫妓女香君、側寫庸臣王鐸、暗寫狂簡秀才復社諸君」的作用，可參看。（《戲劇研究》第21期，2018年1月，頁1-34。）

35 另外，從香君入宮後，受福王讚其「美麗非常」而改派爲旦腳，又獨令唱曲，使人難免聯想到香君日後或將難以潔身自持。宇文所安比對香君在《桃花扇》兩度演唱《牡丹亭》的片段認爲：「李香君對於唱段的選擇也很引人注意……第一次演唱的段子出自〈驚夢〉，當時，女主角杜麗娘在花園遊玩，即將在夢中和柳夢梅雲雨繾綣。第二次演唱的段子出自〈尋夢〉，在這齣戲裡，杜麗娘於次日回到花園。花園被描述爲「武陵源」（也就是桃花源），在戲曲傳統中，這既可以是性愛纏綿的場所，也可以是遠離人世的退隱之地……但是在此處，在《牡丹亭》的語境之中，李香君這裡的演唱中，桃花源都指的是性愛的樂園」，則連結到香君在弘光朝中可能面臨的「失節」問題。宇文所安著，田曉菲譯：〈「那皇帝的一席，也不願再做了」：《桃花扇》中求眞〉，收入《他山的石頭記：宇文所安自選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290。〈考據〉將福王「昏淫」的文字改寫，較能避免香君失節這樣的聯想。

36 余懷著，李金堂校注：《板橋雜記》，頁17。

37 同前註，頁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如此塑造鄭妥娘，[38]但由〈考據〉的指引，讀者不僅通過《桃花扇》認識劇中形塑之妥娘形貌，可知其尚有文采風流的一面。[39]

劇中主要角色侯方域也可作爲一例。〈考據〉當中，侯方域相關的條目不少，除其本人所作《壯悔堂集》下共有〈李姬傳〉等十五篇被著錄，還有賈靜子的《四憶堂詩注》和〈侯公子傳〉，前者爲侯氏詩作相關史實之補充說明，而後者則是以侯方域爲傳主之傳記，據此可知方域一生梗概，可說是孔尚任著錄於〈考據〉內，指點讀者一識「眞實」侯方域的門徑。此文原作〈侯朝宗本傳〉，作者賈開宗與方域同爲商丘人，亦同爲雪苑社友，侯方域有〈賈生傳〉一篇言其「常與侯方鎭、方域爲忘形之友」[40]，如此，〈侯朝宗本傳〉所記應頗爲可信。文中描述方域「豪邁多大略，少本有濟世志，嘗與吳應箕、夏允彝醉登金山，臨江悲歌，二子以方域比周瑜、王猛。」[41]與《桃花扇》中可爲史閣部出謀劃策之才頗能呼應。《桃花扇》情節中以侯方域最後入道結局之虛構常被人議論，梁啓超在所註《桃花扇》中即有相關議論：

> 侯朝宗並無出家事，順治八年，且應辛卯鄉試，中副貢生，越三年而死，晚節無聊甚矣。年譜嘗謂「當事欲案法公（朝宗）以及司徒公（恂）有司趨應省試方解。」此事容或有之，然朝宗方有與吳梅村書，勸其勿爲「達

38 汪詩珮在〈追憶、記憶、隱喻：《桃花扇》中的作者七人〉一文的第三節「風月場入道場」中對妓女與串客在本劇中的身份作用有詳細的分析，文中引用嘐嘐子〈板橋雜記閒評〉語，認爲此書爲余懷之《春秋》，而孔尚任應用其褒貶「將僅以『色藝』見長卻無特殊作爲的青樓『此輩』摹寫得較爲不堪。」卞玉京確有出家事，故在《桃花扇》中成爲「作者七人」中之第一人。另外也提出在三清客、三妓女中，丁繼之與卞玉京爲一組，爲作者所欲嘉許者；而沈公憲（外）與寇白門（小旦）爲一組，是一般常人；張燕筑（淨）與鄭妥娘（丑）則是最等而下之者。（《戲劇研究》第19期，2017年1月，頁1-50。）

39 更深一層的設想，孔尚任如欲結合其生平行事而有所貶抑，秦淮諸妓中，龔鼎孳之妾顧媚或更合適。《板橋雜記》中所載顧媚事，據《說鈴》本有顧媚無嗣求子，並刻木偶爲「小相公」之妖異事，另「時龔以奉常寓湖上，杭人目爲『人妖』。後龔竟以顧爲亞妻。元配童氏，明兩封孺人。龔入本朝，歷官大宗伯。童夫人高尚，居合肥，不肯隨宦京師。且曰：『我已兩受明封，以後本朝恩典，讓顧太太可也。』顧遂專寵受封。」（頁34）再加上龔先從闖、後降清，又有「我願欲死，奈小妾不肯何」之語傳諸四方，小妾者，即指顧媚。也就是說就各種行事觀看，顧媚可能更適合在《桃花扇》中擔任丑腳，做負面人物演出。然而龔卒於康熙十二年，去時未遠，且顧媚橫波「夫人」之封，乃正式受於清朝，恐不便入戲，或也有孔尚任之取捨在其中。參見孟森：〈橫波夫人考〉，收入《明清史論著集刊正續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435-472。

40 侯方域著，王樹林校箋：《侯方域全集校箋》，頁262。

41 賈開宗：〈侯朝宗本傳〉，收入侯方域著，王樹林校箋：《侯方域全集校箋》，頁118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節」之說所誤（見《壯悔堂文集》卷三），乃未幾而自身蹈之，爲免其言不怍矣。「南山之南，修眞學道」，劇場搬演，勿作事實觀也。[42]

孔尚任在劇中令方域與香君重逢於道場，隨即被張道士扯碎桃花扇點醒，香君向北山之北、方域赴南山之南，各自修眞學道，完成了本劇「桃花扇底送南朝」之旨。事實上侯方域入清後曾出山應試且榜上有名，相較於抗清而殉的吳應箕、夏允彝、陳貞慧等人，晚節終歸有虧；作爲眞實的歷史人物，後世讀者仍會就其立身行事去檢視侯方域的人物形象，而有梁任公之嘆。孔尚任令侯方域出家修道，除去時間邏輯上之必然——侯方域應試入清應試一事發生在順治八年（辛卯，1651），已經超出《桃花扇》全劇時間範圍；[43]尚有完整劇情結構以及傳達全劇宗旨的考量。明清傳奇之生旦一向飾演正面人物，加上侯方域在劇中必須與香君一同站在阮大鋮的對立面，是以形象必然更加高大；而方域最後也必須入道，才能夠凸顯「靈山一會，是人天大道場」的要義。

然若讀者循〈考據〉指引，閱讀了賈開宗之〈侯朝宗本傳〉，對侯方域的「晚節」便能有明白的了解，他不僅沒有入山學道，於辛卯年應試也是出於本心而非如年譜謂爲解父難。根據賈氏載其「辛卯舉豫省第一人，有忌之者，復斥不錄。既不見用，乃放意聲伎。」[44]可見侯方域赴試本有一展抱負之志，但被斥而不錄，令其鬱鬱；對照宋犖〈侯朝宗本傳〉，所載亦同。賈、宋乃侯之摯友，亦無污衊其形象的可能，後人自可訕笑兩朝應舉侯公子，但〈侯朝宗本傳〉所記並無攻擊毀謗朝宗之意，讀者閱後，當也知曉《桃花扇》進行的改動安排，甚且，可以更清楚何以梁啓超予以「晚節無聊甚矣」的批評。

《桃花扇》劇中部分相關的人事，可以在〈考據〉指引的材料中看到相異的樣貌，兩相對照之下，或者補充了劇情無法安置的細節，或者「還原」某些爲了情節需求所改動的人事物，幫助讀者看到在戲場粉墨之外的眞實。

四、低迴的今昔之感與易代之嘆

〈考據〉中著錄了不少別集，觀之不盡於記「事」，亦非全然狀「人」，要

42 梁啓超：《桃花扇註》，頁295。

43 《桃花扇》終篇「續四十齣〈餘韻〉」時間設定在戊子年，即順治五年（1648）。

44 賈開宗：〈侯朝宗本傳〉，頁118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點在寫故舊遺老之「懷」；即如《板橋雜記》這樣載述細節詳盡，提供作劇取材的作品，與《桃花扇》呼應之處，不僅在於個別人事物的細節，更是在對太平盛世的追憶嘆惋。書中多處提及「盛事」：如「長板橋」記名士佳人於此之遊觀，「洵太平之盛事」；或言舊院與貢院相對，應試者選色徵歌，誠「平康之盛事」。又言同人社集松風閣：紅妝翠袖，躍馬揚鞭，觀者塞途，「太平景象」，恍然心目。[45]凡此種種，余懷也毫不掩飾：

> 鼎革以來，時移物換。十年舊夢，依約揚州；一片歡場，鞠爲茂草。紅牙碧串，妙舞清歌，不可得而聞也；洞房綺疏，湘簾繡幕，不可得而見也；名花瑤草，錦瑟犀毗，不可得而賞也。間亦過之，蒿藜滿眼，樓館劫灰，美人塵土，盛衰感慨，豈復有過此者乎！[46]

近於劇中名句「眼見他起朱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之感。[47]而這類感慨，更集中表現在〈考據〉中所開列之名公大家別集中，如侯方域《壯悔堂集》、錢謙益《有學堂集》、吳偉業《梅村集》、冒襄《同人集》、龔鼎孳《定山堂集》等。

侯方域身爲《桃花扇》主要角色，其詩文作品除香君相關、在劇中發揮實際「功能」者（如題贈香君之作），[48]於易代之後舊地重遊的感慨，仍被孔尚任列入〈考據〉中，如作於順治三年的〈春興〉八首，此取其三：

> 秦淮春水阻江隈，六季芳洲更不開。燕子歸時仍舊巷，雨花落處是荒臺。千帆斷鎖愁曾到，三殿鳴珂憶許陪。一自諸公延訪後，新亭風景逐人來。[49]

---

45 余懷著，李金堂校注：《板橋雜記》，頁60

46 余懷著，李金堂校注：《板橋雜記．序》。

47 李孝悌在〈桃花扇底送南朝：斷裂的逸樂〉一文前言中便指出：「《（板橋）雜記》一書記載的雖然是明末金陵選色徵歌的盛世景象，但作者的目光並非『惟狹斜織是述，豔冶之是傳』，而是要藉此來反映時代的動盪：『或問余曰《板橋雜記》，爲何而作也？余應之曰：有爲而作也！……此即一代之興衰，千秋之感慨所繫也。』這種藉由男歡女愛、舊院風流來反映時代悲劇的手法，和《桃花扇》如出一轍。」（《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國的逸樂與宗教》，頁26。）

48 根據侯方域全集校箋者王樹林判斷，在《四憶堂詩集》中，贈與香君的作品，共有：〈贈人〉、〈金陵題畫扇〉、〈姑射何高〉、〈白頭吟〉、〈生別離〉等詩數首，最爲人所知者，自當爲〈贈人〉一首，此詩被孔尚任改動之後寫入《桃花扇》劇中爲定情詩，改動之細節與意涵可參見林芷瑩：〈文情、詩韻與史筆——論《桃花扇》中孔尚任對侯方域詩文的借拈與改作〉，《成大中文學報》第51期（2015年12月），頁189-222。

49 侯方域著，王樹林校箋：《侯方域全集》，頁8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曾經在秦淮河畔有過的風發意興與旖旎春光皆成過往，詩人一如歸來的燕子，所能看到的僅是破落而故人已逝的舊院。或如〈哀吳次尾〉一詩中提及「廢陵走鼷鼠，荒殿巢鴟鴞。六朝建業城，淒涼百草綠」[50]與《桃花扇》中〈餘韻〉一齣裡【哀江南】套曲情韻相類，像是【駐馬聽】「鴞翎蝠糞滿堂拋，枯枝敗葉當街罩」、【沈醉東風】的「舞丹墀燕雀常朝，直入宮門一路蒿」（下卷，頁132-133a）等，亦從嘆舊院今昔、哀明室興亡到感懷歷史朝代更迭。

值得特別留意的是列於冒襄（1611-1693）《同人集》項下〈得全堂夜讌記〉、〈得全堂夜讌後記〉二文；《同人集》乃冒氏集故人投贈之作鏤版行世而成，此二文作者爲清初著名思想家陳瑚（1613-1675），文記順治十七年（1660）夏天，偕弟子瞿有仲經廣陵、海陵等地至如皋，冒襄於水繪庵迎迓、開得全堂戲席事。因「有《燕子箋》樂譜自懷寧來者，遂命歌《燕子箋》」，由此憶及舊日與冒襄於揚州初識、觀賞《燕子箋》演出的往事，乃至「憂從中來，竊有所感而不能舍然」：

> 予寓於魯子戴〔載〕馨家，[51]魯子爲予置酒，亦歌《燕子箋》。一時與予交者，冒子、魯子而外，尚有王子螺山、鄭子天玉諸君，皆年少，心壯氣豪。自分掉舌握管，驅馳中原，不可一世。曾幾何時，而江河陵谷一變至此。……問昔年之故人，死者死而老者老矣。予〈揚州雜感〉有曰：「春衫夜踏瓊花觀，綺席新歌《燕子箋》。」撫今追昔，能不泫然，而忍復終此曲哉！[52]

陳瑚中途阻戲的原因在河山故土「一變至此」，加之當日曾同席觀戲，充滿豪情壯志、不可一世的儕輩已然或老或死，今日紅氍毹上演著「舊日」的「新歌」《燕子箋》，觸動他強大的今昔之慨。陳瑚觀看《燕子箋》所引發的感傷，冒襄身爲借戲、罵席而後因阮大鋮逃亡、幾乎喪命的當事人，豈能無感、所感又豈會少於他人呢？[53]然而在時過境遷的當下，此劇對於冒襄來說已然有不同的意義，

---

50 侯方域著，王樹林校箋：《侯方域全集校箋》，頁1001-1002。

51 《同人集》作「魯子戴馨」，應爲魯載馨之誤，參〔清〕陳瑚：〈揚州雜感〉之五下注「懷魯載馨也」。見《確庵文稿》，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集部第184冊，卷五，頁258。

52 《同人集》卷之三，收入冒襄著，萬富久、丁富生主編：《冒辟疆全集》（廣州：鳳凰出版社，2014年），頁848。

53 此事據冒襄〈往昔行跋〉載：「懷寧伶人《燕子箋》初演，盡妍極態，演全部，白金一斤。……乃阮伶臨時辭有家宴不來，群令僕噪其門，懷寧即譴長鬚數人，持名帖，押全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文後半記下他提出的另一番見解：

> 當是時，《燕子箋》幾殺予。迄於今，懷寧之肉已在晉軍，梨園子弟復更幾主，吾與子尚俯仰醉天，偃蹇濁世，興黃塵玉樹之悲，動喚宇彈翎之怨，謂之幸耶？謂之不幸耶？予之教此童子也，風雨蕭蕭，則以爲荊卿之歌；明月不寐，則以爲劉琨之笛。及其追維生死，憑弔舊游，則又以爲謝翱之竹如意也。[54]

在生死的界線上，昔日仇恨自己直欲殺而後快的仇敵阮大鋮已是歷史翻過去的一頁，而冒襄對於現下仍與友人在酒宴歌席中嗟嘆今昔，雖於此留下「幸與不幸」的開放疑問，但能在明清易代的世局大變後「偃蹇濁世」，倖存者的答案顯然是「幸」；作爲當年鬥爭導火線的《燕子箋》仍是水繪庵待客的經典劇目，主人並未以舊事牽連絕之，反而因觀劇啓發對人世的感懷。

郭英德借鑒德國學者簡．奧斯曼（Jan Assmann）的「文化記憶理論」，認爲此中有一儀式與象徵的意味。[55]而李惠儀〈世變與玩物——略論清初文人的審美風向〉一文討論「清初文人通過玩物、體物、觀物的『自我建構』，於易代之際融入興亡之感與歷史記憶」，[56]正也可將《燕子箋》的搬演、觀賞，視爲某一種「非物質」的物類，或更進一步將冒襄接收阮大鋮家樂視爲某一種「收藏」[57]，其論述亦可補充詮釋明遺民於得全堂觀賞《燕子箋》的複雜意涵。

致余，云：『不知有佳節高會，已撤家宴。命伶人不敢領賞，竭力奏技。』且云：『先君昔掌南考功，曾訂交。明蚤即來躬候。』余曰：『我輩公席，定伶人於淮清戲寓，烏知爲誰氏家樂也。場畢，有文酒山水之約，不僕僕應酬，明日往牛首，此非吾寓，何勞相過。』並來帖峻返之。然長鬚數人，竟夜往來不去。演劇妙絕，每折極贊歌者，交口痛罵作者，諸人和。子一聲罪醜詆至極，達旦不休。伶人與長鬚歸，泣告懷寧。」〔清〕冒襄：〈往昔行跋〉，收入《同人集》卷九，《冒辟疆全集》，頁1532。

54 同前註，頁848。

55 郭英德：「《燕子箋》積聚著如此沉重的往事舊恨，對冒襄來說，已經成爲一種刻骨銘心的『文化記憶』。於是該劇的演出就成爲一種獨特的象徵儀式，足以連接過去、現在和將來，從而泯滅了歷史和時間，不斷地以重演和再現等方式喚起對往昔的記憶，並通過對這些記憶的重構、增飾和渲染等行爲，彰顯這一儀式的象徵性意義和合法性旨趣。」見氏著：〈儀式與象徵：清順治十七年冒襄得全堂夜宴演劇論述〉，《嶺南學報》第6輯（2016年7月），頁73。

56 李惠儀：〈世變與玩物——略論清初文人的審美風向〉，《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3期（2008年9月），頁36。李氏此文亦提及〈得全堂夜讌記〉，側重於冒襄之寄情聲色韜晦紓憤的意涵，以此分析清初遺民所保存之明末風流如何溝通公與私、兒女與英雄、藝術境界與道德境界之間，見頁59-60。

57 李氏前揭文提及冒家勉力收藏散落之古物，與最後阮大鋮家樂歸於冒家，意義頗爲相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然則更不妨從冒襄自身的話語直接理解他在時移事往後，重新面對《燕子箋》的複雜心緒：文中引述他自剖觀賞此劇因不同的時機、心境而有不同的體會：荊卿之歌乃壯士赴死前所唱，劉琨之笛則是受胡騎圍困時所奏，而陳瑚在夜讌中因《燕子箋》悲師嗟友，如此「追維生死，憑弔舊游」，則使之成爲「謝翱之竹如意」了。文中所提及的荊軻、劉琨、謝翱都懷抱著國仇家恨之人，用其歌、笛、竹如意的樂音類比，《燕子箋》自然也不僅被冒襄視爲侑席娛樂的靡靡之音。[58]如李孝悌所言，此三例共同指向亡國遺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遺民間共有的心情。」[59]甚至文中提及「興黃塵玉樹之悲，動喚宇彈翎之怨」，還隱含著對明室復興失利的悲痛。[60]

復社諸子與阮大鋮因《燕子箋》結下不解之仇的舊事被孔尚任寫入《桃花扇》，並在〈考據〉下列陳維崧《湖海樓集》「冒辟疆壽序」一項交代事件參考

58 《晉書》卷六十一，〈劉琨傳〉：琨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己，而頗浮誇。與范陽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氣相期如此。在晉陽，常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淒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宋〕謝翱，〈登西臺慟哭記〉：「念予弱冠時，往來必謁拜祠下。其始至也，侍先君焉。今予且老，江山人物，睹焉若失。復東望，泣拜不已。有雲從南來，淙浥淳鬱，氣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暮歸來兮關塞黑。化爲朱鳥兮有味焉食？』歌闋，竹石俱碎，於是相向感唏。」

59 李孝悌，〈冒辟疆與水繪園中的遺民世界〉：「荊軻刺秦，以爲燕國復仇，劉琨（270-318）是晉朝的大將軍，……有恢復中原之志。謝翱（1249-1295）做過文天祥的參軍，文天祥死後，謝翱悲痛不已，在浙水釣台設天祥神主以祭，並作楚歌招之。三人事蹟都牽涉到亡國遺恨。」李孝悌：〈冒辟疆與水繪園中的遺民世界〉，《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國的逸樂與宗教》，頁116。

60 此文所言「黃塵玉樹之悲」用庾信〈思舊銘〉：「紀侯大去，懷王不返。玉樹長埋，風流遂遠」，言故人離世。而「喚宇彈翎之怨」更是意有所指，陶宗儀《南村輟耕錄》：「《白翎雀》者，國朝教坊大曲也。……白翎雀生於烏桓朔漠之地，雌雄何明，自得其樂。世皇因命伶人碩德閭製曲以名之。曲成，上曰：『何其末有怨怒哀婺之音乎？』時譜已傳矣，故至今卒莫能改。」〔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248。錢謙益〈見盛集桃次他在韻詩重和五首〉其四：「白翎雀斷海青過，蜀魄啼如來路何」，或〈西湖雜感〉之十八「早時朔漠翎彈怨，他日庸居羽喚休」（《有學籍》，頁28、104），屢用此典，學者指出「白翎雀」言元朝，用以代清；而喚宇用杜鵑啼血之典，代指期待桂王之歸來。參考李欣錫：《錢謙益明亡以後詩歌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2008年），頁141、161。順治十六年六月鄭成功、張煌言渡海北伐，攻克鎮江，帶來復明之望，然同年七月即敗於南京、退回海上；得全堂夜讌設席於順治十七年，「動喚宇彈翎之怨」，或連續鄭氏北伐之舉，以待來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論文版權

文獻，只是將諸子罵戲移爲背景，展現其編劇變換交錯的手法：[61]

> 金陵歌舞諸部甲天下，而懷寧歌者爲冠，所歌詞皆出其主人。諸先生聞歌者名，漫召之，而懷寧者素爲諸先生詬厲也，日夜欲自贖，深念固未有路耳，則亟命歌者來，而令其老奴率以來。是日演懷寧所撰《燕子箋》，而諸先生固醉，醉而且罵且稱善，懷寧聞之殊恨。[62]

陳維崧（1626-1682），字其年，其父陳貞慧與侯方域等人並稱明末四公子，同爲復社成員。復社諸人因公揭、罵戲等事爲大鋮深恨，弘光朝大鋮得勢，遂興獄大捕黨人，陳貞慧被逮於壁間、險遭不測。陳、冒兩家交往密切，陳貞慧入清後隱居不出，維崧則常徘徊於冒襄處，受其「以子畜之」，從長輩處聽聞舊日罵阮之豪興、避禍之驚險，撰來頗爲生動。

相較陳維崧所記中在傳其「事」，〈得全堂夜讌記〉於《桃花扇》相關的情節並沒有能夠多作補充，但卻深深傳達出衆人多年後再度重聚共賞《燕子箋》的悲涼意緒。冒襄和黃仙裳詩云：

> 《燕子箋》成極曼殊，當年看罵動南都；非關舊恨銷亡盡，細數同聲一個無。（時極賞此劇故云，己卯公揭、壬午罵座三十餘人，今無一存。）[63]

「細數同聲一個無」的悵然無關劇情，我們甚至可以從得全堂諸人觀賞《燕子箋》的泫然泣下，聯想到在寄園觀賞《桃花扇》演出時一衆唏噓掩袂的故臣遺老。[64]《桃花扇》加二十一齣〈閒吟〉，由老贊禮獨唱數支【甘州歌】，所謂「難尋吳宮舊舞茵，問開元遺事，白頭人盡。」（下卷，頁2a）頗能同聲相和。戲仍是當年之劇，人卻已然在歷史洪流中灰飛煙滅，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冒襄、陳瑚等人觀劇當下若爲「今」，當日觀《燕子箋》罵阮爲「昔」，則《桃花扇》的讀者或觀衆當不啻爲「後」；時序推移，對正在觀《桃花扇》者（今）來

61 第三齣〈閑丁〉尾評：「秀才之打阮也，於場上做出；公子之罵阮也，於白中說出，看文章變換之法。」《桃花扇》上卷，頁29a。

62 翻查《陳維崧集》中僅得於七言古詩〈壽冒巢民先生七十〉一首，並非序文，但冒襄所輯之《同人集》中有〈奉賀冒巢民老伯暨伯母蘇孺人五十雙壽序〉一文，收入《冒辟疆全集》（廣州：鳳凰出版社，2014年），卷之二，頁795。亦收入〔清〕陳維崧著，陳振鵬標點，李學穎校補：〈奉賀冒巢民老伯暨伯母蘇孺人五十雙壽序〉，《陳維崧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補遺〉卷，頁1644-1648。

63 括弧內文字爲冒襄自注。冒襄：《冒辟疆全集》，頁1455。

64 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一文中提到眾人在寄園觀《桃花扇》：「然笙歌靡麗之中，或有掩袂獨坐者，則故臣遺老也。燈灺酒闌，唏噓而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說，則冒襄等得全堂夜讌觀《燕子箋》已爲昔日舊事，而「今」之觀《桃花扇》者，必爲後來人視之爲「昔」；當年如何叱吒風雲的人物，總會在歷史中成爲過去的一頁，呼應下一則〈得全堂夜讌後記〉中冒襄「人生如夢」的感懷。

如果說〈得全堂夜讌記〉尚提到《燕子箋》及冒襄險爲此劇遭到殺身之禍的舊事，那麼〈得全堂夜讌後記〉則是陳瑚試圖以「吾道獨無窮極」的學養，開解主人冒襄因觀賞《邯鄲夢》所生出「人生固如是夢也。今日之會，其在夢中乎」的虛無之感，與《桃花扇》情節更無直接關涉，卻傳達了冒襄、陳瑚等故舊遺民的情懷，對讀者體會《桃花扇》要旨甚有助益。〈得全堂夜讌記〉、〈得全堂夜讌後記〉列在〈考據〉中，讀者循此而觀，無須於作品中深求與劇情相關的史實，只消通過詩文中故人舊事疊加的巨大感傷，來貼近《桃花扇》中所演之「離合之情」與「興亡之感」。

又如劇中人物丁繼之（1585-？），《板橋雜記》記其善串戲，吳應箕（1594-1645）曾於其家水閣舉辦復社文會，[65]或即爲〈閙榭〉張本；丁繼之在《桃花扇》中爲作者七人之一，[66]第八齣〈閙榭〉場景即在丁家水閣；第四十齣〈入道〉中，繼之已成侯方域之師，領其赴南山之南修眞學道。龔鼎孳（1616-1673）有〈清河道上丁繼之王公秀諸君送別即席各贈口號一斷句〉贈之，[67]首句「半生學道半遊仙」，繼之後或出家修道，乃有〈入道〉爲方域師之情節。除前引詩，〈考據〉在龔氏《定山堂集》條下尚有〈九日邀諸君聽張燕筑丁繼之度曲〉、〈題丁繼之秦淮水閣〉等詩以其人、其水閣爲題，顯見丁氏在明末秦淮社交圈內的知名度、丁家水閣的代表性。〈考據〉尚在錢牧齋《有學集》下有〈題丁家河房亭子〉、〈壽丁繼之七十四首〉、〈丙申春就醫秦淮寓丁家水閣浹兩月

65 余懷著，李金堂校注：《板橋雜記》，頁60。

66 《桃花扇》特別標舉士大夫外的各色人物，尤其是小人物，續四十齣〈餘韻〉夾批曰：「南朝作者七人，一武弁（張薇），一書賈（蔡益所），一畫士（藍瑛），一妓女（卞玉京），一串客（丁繼之），一說書人（柳敬亭），一唱曲人（蘇崑生），全不見一士大夫。表此七人者，愧天下之士大夫也。」括弧內註解爲筆者所加。此處「作者」引用《論語．憲問》篇孔子「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的結論：「作者七人矣。」參考王瓊玲〈「忖度予心，百不失一」——論《桃花扇》評本中批評語境之提示性與詮釋性〉（《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26期，2005年3月）對此的闡發（頁182）。另，汪詩珮在〈追憶、技藝、隱喻：《桃花扇》中的「作者七人」〉一文對此七位小人物皆有深入分析，可參看。

67 〈考據〉著錄於《定山堂集》下名爲「清河道上丁繼之送別即席口號」，此依〔清〕龔鼎孳著，孫克強、裴喆點校：《龔鼎孳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12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臨行作絕句三十首留別〉、〈丁老行送丁繼之〉、〈題金陵丁老畫像四絕句〉等項皆爲丁繼之作，可見二人之交誼。李欣錫對錢謙益〈題金陵丁老畫像四絕句〉的分析，很好地說明此類重逢故人、再臨舊地之作巨大的感染力。先錄四絕句：

> 輦轂繁華雙鬢中，太平一曲舊春風。東城父老西園女，共識開元鶴髮翁。
> 髮短心長笑鏡絲，摩挲瞳腹帽簷垂。不知人世衣冠異，只道科頭岸接籬。
> 倚杖鍾山看落暉，人民城郭總依稀。閒揩老眼臨青鏡，可是重來丁令威？
> 獨坐清溪照鬢絲，小姑何處理蛾眉。畫師要著樊通德，難寫銀燈擁髻時。[68]

李氏分析此組詩作深入牧齋暗藏於典故之中的隱喻及返照自身的寄寓都極精彩；[69]而最可爲本文借鏡之處，在通過「共識開元鶴髮翁」一句發揮：「須取得開元男女之身分，方能進入鶴髮翁之世界，與其共聽太平舊曲，共享夢華樂事」之說。[70]錢謙益丙申年因就醫暫居秦淮寓丁家水閣兩月，臨別作三十首絕句，舊地重回，「夢到秦淮舊酒樓」，如莊周夢蝶，現實夢境難以釐清；而提及昔人過往：「寇家姊妹總芳菲，十八年來花信違。今日秦淮恐相值，防他紅淚一沾衣」[71]，所以紅淚沾衣，即同屬於共同經歷過「繁華」與「太平」的「我輩」，才能於相遇之時，明白彼此滿懷難以說盡的蒼涼。

---

68 〔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四冊，頁129-130。

69 作者認爲貫串此詩重要的典故形象是化鶴歸遼的丁令威，並指出明遺詩人最常著眼處在「城郭如故人民非」之嘆，「幾已成此一群體自喻之重要表徵，牧齋亦然……而因本詩題主角爲丁繼之，與典故中人同姓，故又多一重雙關指涉：牧齋預設畫中丁老爲華表重來之丁令威，在二者交疊之印象中，藉丁老之口反覆探問，逼現出遺民群體的精神困境。」前揭書，頁210。

70 同書在釋〈丙戌南還贈別故侯妓人冬哥四絕句〉時，也提到牧齋以「開元鶴髮翁」爲某種「吾輩中人」的通關密語：冬哥「故侯家妓」之身份，使牧齋南還途中遇此故人，益生飄零之感。於是，牧齋與冬哥相遇，正如與畫像中丁老之相遇，其瞬間血心迸裂，皆無家之呼號，正標幟著他們共同擁有的「刦餘之遺」的身分特徵，也正透露著幽微不欲人知、卻又甚疾沒世而志不顯的隱晦心曲。冬哥爲劉澤清故妓，與牧齋相逢於弘光朝覆滅之隔年，李氏文中尚引用了杜甫〈江南逢李龜年〉一詩來闡述牧齋乍逢故人的感懷：「牧齋之於冬哥，其相見執手、泫然將泣者，其亦非如是乎？無數明清之際各懷異心，或隱或道，或踽行或疾走，或黯然心灰而垂首、或心懸南天而遐觀……之勝國遺臣、紅袖青衫，其所以結眉語於首途、睇橫波於劍器、交同心於蟻綠，又豈非『同屬一類人』之默契哉？」作者文中也援引宇文所安釋杜甫〈江南逢李龜年〉爲解，文字飽含深情，對揣摩詩人於離亂之後乍逢故人之悲喜極有助益。前揭書，頁248-249。

71 錢謙益：《有學集》，收入《錢謙益全集》第四冊，頁29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考據〉下又有吳梅村〈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一首，除了補充了弘光朝廷「詔書忽下選蛾眉」之況，曲末「十年同伴兩三人，沙、董朱顏盡黃土。貴戚深閨陌上塵，吾輩飄零何足數」則是透過卞氏之口，訴說了當日秦淮人物的風雲流散；「坐客聞言起嘆嗟，江山蕭瑟隱悲笳」既有梅村個人與卞玉京餘情未斷的糾葛，也蘊含同爲易代之人的心酸，頗有白居易潯陽江頭夜聞琵琶女演奏之心有戚戚。[72]錢謙益〈讀梅村宮詹豔詩有感書後四首〉有序曰：「頃讀梅村宮詹豔體詩，見其聲律妍秀，風懷惻愴，於歌禾賦麥之時，爲題柳看花之句」[73]，更是從梅村贈卞玉京諸作中看到了同時之人共有的黍離之悲。[74]

〈考據〉所著錄的別集作品中，作者重逢故人、重臨舊地之時，因爲共同擁有的回憶，得以迅速確認彼此爲「我輩中人」，在歸依群體的過程中，召喚並安撫自我於天崩地解之際需要被療癒的創傷。王璦玲在〈桃花扇底送南朝——論孔尚任劇作中之記憶編織與末世想像〉一文中有論：

> 孔氏出生於順治年間，且不過出仕爲閒曹，就出處說，本無「失節」與否之問題。但他之在當時寄慨於此劇，實是基於感受前時代之焦慮與同時代之苦悶，在其內心中，此種感受皆滲入其思維，擴展成爲一種歷史意識。而當時觀劇的「故臣遺老」們，「掩袂獨坐，欷噓而散」的眞切回應，顯示出那種身處異代巨變，既有感於亡明之痛，又面臨清王朝日益強盛的殘酷現實，進退之間難免具有的痛苦、悲涼而又依違難決的心態。[75]

孔尚任雖非遺民，但爲創作《桃花扇》多方尋訪、結交前朝遺老，[76]也無可避免受此情懷感染，其所欲言說者，或不盡然是明亡遺臣之恨，而是更具有普遍感染力的今昔之感，除了透過編劇澆自己塊壘，遺民舊臣的詩文也是一窺桃源之津

---

72 梅村有〈感舊〉詩曰：「羨煞江州白司馬，月明亭畔聽琵琶。」見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202。

73 錢謙益：《有學集》，收《錢牧齋全集》第四冊，頁116。

74 李欣錫：〈讀梅村宮詹豔詩有感書後四首〉，《清華中文學報》第3期（2009年9月），頁1-41。

75 王璦玲：〈桃花扇底送南朝——論孔尚任劇作中之記憶編織與末世想像〉，收入張高評主編：《清代文學與學術：近世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新文豐，2007年），頁293。

76 參考袁世碩《孔尚任年譜》後附《交遊考》，作者言：「我這個《孔尚任交遊考》就不僅是只去考證那些一般人所不太熟悉的人物，一般地考證其生平事跡和思想樣貌，而且也要包括一些早已爲大家所比較熟悉的人物，而考證的重點則是放在他們和孔尚任的關係上，特別是他們對《桃花扇》的創作可能產生的影響。」前揭書，頁9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渡。[77]

《桃花扇》全劇最後下場者爲副淨所扮之徐青君，他原是魏國公嫡親公子，「生來富貴，享盡繁華」，國破家亡後淪爲皂隸，四處訪拿山林隱逸。〈餘韻〉場上時間已是戊子年，去崇禎自縊四年、距弘光出逃也已經三年，老贊禮、說書人柳敬亭、唱曲家蘇崑生共聚山林漁樵閒話，待「皂隸」上場，三人一哄而散，獨留徐青君在台上結尾：「遠遠聞得吟詩之聲，不在水邊，定在林下，待我信步去找便了」，亦順勢下場。內場吟詩：

> 漁樵同話舊繁華，短夢寥寥記不差。曾恨紅箋銜燕子，偏憐素扇染桃花。
> 笙歌西第留何客，煙雨南朝換幾家。傳得傷心臨去語，每年寒食哭天涯。
> （下卷，頁135b）

此詩於劇中既是徐青君立聽所聞的吟詩之聲，也是這一齣的下場之曲，更是全劇閉幕之音；像是一則指引，如此齣總批言「譜《桃花扇》之筆，即記桃花源之筆也」。這些經歷易代天崩地解的舊臣遺民，昔日秦淮河畔的歌舞昇平，較之當下新朝政局各種逼迫、表態、抉擇，不啻桃源之落英繽紛；他們隱微心曲在水邊林下的吟唱中，與《桃花扇》共記這場繁華的短夢。

結論

《桃花扇》劇末附載之〈考據〉，可以視爲孔尚任創作《桃花扇》的重要參考材料，且〈考據〉既與劇本同刊同梓，這個參照、創作的徑路，顯然是作者希望被讀者知悉的。本文即循〈考據〉文獻指引，將著錄作品與劇作對觀比勘、分析歸納後，對〈考據〉各目的意義有以下的解釋：首先，這些作品提供他寫作《桃花扇》時必要的參照，以「考確實地，全無假借」的精細，重建南明時期秦淮河畔的場景；並且據以塑造人物、復刻展示重要事件的來龍去脈，使讀者、觀衆如入其境。於此同時，對照各項可發現某些因應劇情結構所作的挪移變化，知

[77] 匿名審查人對拙文有如下提示：「《桃花扇》及其周邊包括〈考證〉的各類副文本，或許更像一片稜鏡，在出入虛實『重演』歷史的過程中，一層層抽繹當中行動者的見與不見，能與不能，癡迷與執著，那些放下與放不下的，同時叩問何爲歷史？如何記憶？是非功過如何評判？面對劫餘慘傷，情感如何安放，智慧如何（或是否可能）提煉？」極具啓發性，透過編輯徵得審查人同意後願引述於此。筆者目前針對《桃花扇》之〈考據〉、〈題辭〉等尚有相關研究進行中，希望在個別仔細地梳理之後，對這批副文本能有較爲一整體的論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作者非僅爲紙上談兵的案頭之曲，而是宜於搬演的場上之作；不僅上下場調度有方，將平面記述化爲精彩的關目情節，且有衡度時局的取捨因應。

其次，〈考據〉著錄的材料對同一事件的記述亦有矛盾，並存異說反映出時局混亂時衆聲喧嘩、傳言漫天的情況，所謂「世事含糊八九件」，也延伸出更多閱讀「正史」與「俗說」的角度。而孔尚任刻意揭露情節大有改動之處，亦見「人情遮蓋兩三分」處，補白和還原了受限於場上演出必要的渲染和誇大，由〈考據〉文獻見其「實」，眞相如何，讀者當不至於爲劇情所「誤」。最末則論〈考據〉著錄相當數量與情節不盡然直接相關的作品，醞釀了一股呼應劇情「離合之情」的「興亡之感」，讀者浸染其中，對《桃花扇》要旨當有更深刻的體會。

孔尚任在寫畢《桃花扇》後有〈小引〉道：

> 《桃花扇》一劇，皆南朝新事，父老猶有存者。場上歌舞，局外指點，知三百年之基業，隳于何人，敗於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獨令觀者感慨涕零，亦可懲創人心，爲末世之一救矣。蓋予未仕時，山居多暇，博採遺文，入之聲律，一句一字，抉心嘔成。今攜遊長安，借讀者雖多，竟無一句一字，著眼看畢之人。每撫胸浩嘆，幾欲付之一火。轉思天下大矣，後世遠矣；特識焦桐者，豈無中郎乎。予姑俟之。

〈考據〉所載，當爲此「博採遺文」之成果。循此進入作者之「一句一字」中，或可以更貼近作者所謂「著眼看畢」，在數百年後之遠的「後世」今日，作爲解讀《桃花扇》的一種方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表】《桃花扇．考據》條目列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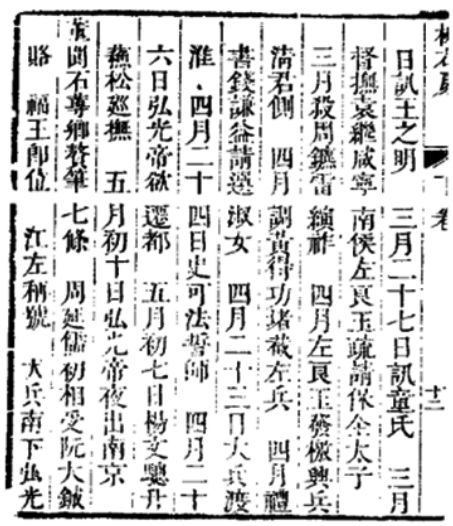
作者	書名	條目
無名氏	樵史	甲申年 四月十三日議立福王、四月二十九日迎駕、五月初一日謁孝陵設朝拜相、五月初十日福王監國拜將、五月閣部史可法開府揚州、六月黃德功劉良佐發兵奪揚州、六月高傑叛渡江、六月高傑調防開洛 乙酉年 正月初七阮大鋮搜舊院妓女入宮、正月初十高傑被殺、二月賜阮大鋮蟒玉防江、三月捕社黨、三月二十九設壇祭崇禎帝、三月二十五訊王之明、三月二十七訊童氏、三月督撫袁繼咸寧南侯左良玉疏請保全太子、三月殺周鑣雷縯祚、四月左良玉發檄興兵清君側、四月調黃得功堵截左兵、四月禮部尚書錢謙益請選淑女、四月二十三日大兵渡淮、四月二十四日史可法誓師、四月二十六日弘光帝欲遷都、五月七日楊文驄升蘇松巡撫、五月初十弘光帝夜出南京
董閬石（含）	蓴鄉贅筆	周延儒初受阮大鋮賂、福王即位、江左稱號、大兵南下弘光帝採選、獻縣人高夢箕密奏太子王之明、江南巡撫越其杰驛送婦人童氏、將軍方國安用阮大鋮
陸麗京（圻）	冥報錄	阮大鋮殛死閩嶺
陳寶崖（吳陳琰）	礦源雜志	甲申三月順天府僞官葬李某葬崇禎帝
余澹心（懷）	板橋雜記	長板橋、秦淮燈船、舊院對貢院、舊院鄭女英字妥娘、董白死梅村哭詩、卞賽爲女道士、貴陽楊龍友、李香、寇湄字白門、曲中狎客、中山公子徐青君、丁繼之、柳敬亭、沈公憲、李貞麗、沈石田、盒子會歌
尤展成（侗）	明史樂府注	寧南恨、思陵痛、吳橋行、福王一
張瑤星（怡）	白雲述	
王世德	崇禎遺錄	
侯朝宗（方域）	壯悔堂集	李姬傳、寧南侯傳、爲司徒公與寧南侯書、癸未去金陵與阮光祿書、答田中丞書、贈陳郎序、書周仲馭集後、祭吳次尾文、金陵題畫扇、寄寧南侯、寄寧南小侯夢庚、燕子磯送吳次尾、秦淮春興、哀史閣部、哀吳次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賈靜子（開宗）	四憶堂詩註	九日雨花台、別賀都督、贈張尚書、甲申聞新參相公口號、甲申渡京日、燕子磯送吳次尾、海陵署中、我昔詩、寄揚州賀都督、寄寧南侯、哀史閣部、哀吳次尾
賈靜子（開宗）	侯公子傳	
錢牧齋（謙益）	有學集	題丁家河房亭子、題金陵丁老畫像、壽丁繼之七十、題楊龍友畫冊、贈張燕筑、左寧南畫像爲柳敬亭題、留題丁家水閣絕句、贈侯商丘、金陵雜題絕句、丁老行送繼之、爲柳敬亭墓葬引
吳駿公（偉業）	梅村集	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贈陽羨陳定生、贈寇白門、楚兩生行並序、柳敬亭傳、柳敬亭像贊
吳梅村（偉業）	綏寇紀略	
楊龍友（文驄）	洵美堂集	
冒辟疆（襄）	同人集	得全堂夜讌記、得全堂夜讌後記
沈眉生（壽民）	姑山草堂集	劾楊武陵疏、書陳定生遺像、楊維斗稿序、答劉伯宗書
陳其年（維崧）	湖海樓集	冒辟疆壽序、左寧南與柳敬亭說劍圖序、哭侯朝宗
龔孝升（鼎孳）	定山堂集	張瑤星招集松風閣、沈眉生姑山草堂歌、贈方密之序、懷方密之詩六首、壽張燕筑、題丁繼之秦淮水閣、清河道上丁繼之送別即席口號、口號四絕贈阮懷寧歌者朱仙音、贈柳叟敬亭同諸子限韻、九日邀諸君聽張燕筑丁繼之度曲、爲趙友沂題楊龍友畫冊、賀新郎詞贈柳叟敬亭、沁園春贈柳叟敬亭
（阮大鋮）	石巢傳奇	十錯認春燈謎、燕子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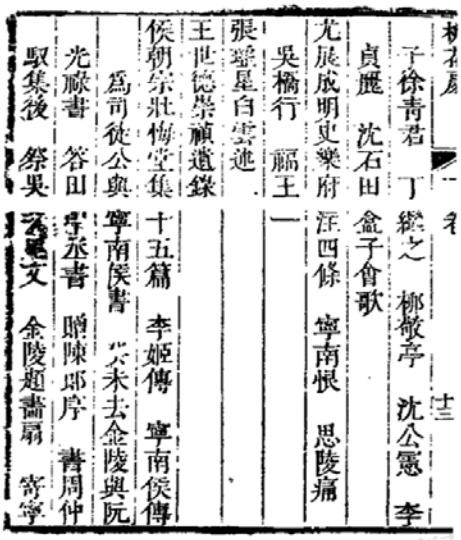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圖】《桃花扇 考據》書影


考據

無名氏稗史二十四段　甲申年四月十三日議立福王　四月二十九日建為　五月初一日詔考陵設朝卜相　五月初十日福王臨門拜將　五月閣部史可法開府揚州　六月黃得功劉良佐發兵奪揚州　六月高傑渡江　六月高傑調防開洛　乙酉年正月初七日阮大鋮搜查院妓　女入宮　正月初十日高傑被殺　二月賜阮大鋮蟒玉防江　三月捕社黨　三月十九日設壇祭崇禎帝　三月二十五日訊王之明　三月二十七日訊童氏　三月督撫袁繼咸寧　南侯左良玉疏請保全太子　三月殺周鑣雪　練祥　四月左良玉發檄興兵　清君側　四月調黃得功堵截左兵　四月禮書錢謙益請選　淑女　四月二十三日大兵渡淮、四月二十四日史可法哥師　四月二十六日弘光帝欲　還都　五月初七日楊文驄升　熱松巡撫　五月初十日弘光帝夜出南京　黃岡石壽卿教筆七條　周延儒初相受阮大鋮賂　福王即位　江左稱號　大兵南下弘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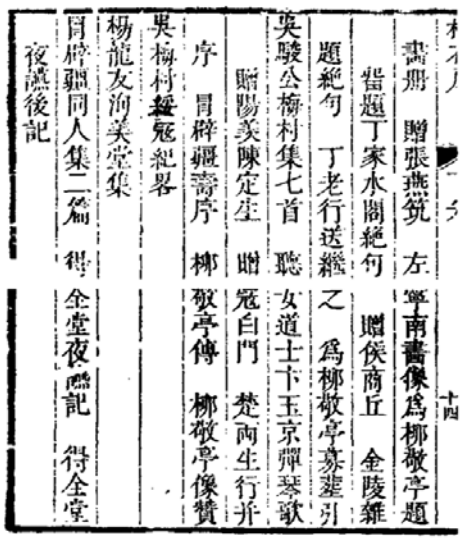

採選　獻縣人　高要其密奏太子王之明　河南巡撫越其杰　驛送婦人童氏　將軍方國安用阮大鋮　陸麗京寓報錄一條　阮大鋮誣死閩嶺　陳寶崖曠園雜志一條　甲申三月順天府偽官　李某葬崇禎帝　余澹心板橋雜記十六條　長板橋　秦淮燈船　舊院對貢院　舊院鄭女英字安娘　董白死梅村哭詩　卞賽爲女道士　貴陽楊龍友　李香　冒浙　字白門　曲中狎客　中山公


子徐青君　丁繇之　柳敬亭　沈公憲　李貞麗　沈石田　盒子會歌　尤展成明史樂府　汪四條　寧南恨　思陵痛　吳橋行　福王一　張燮星白雲逃　王世德崇禎遺錄　侯朝宗壯悔堂集　十五篇　李姬傳　寧南侯傳　侯朝宗壯悔堂集　爲司徒公與　寧南侯書　未去金陵與阮　光祿書　答田　子丞書　贈陳邱庾　書周仲　馭集後　祭吳　子墨文　金陵題畫扇　寄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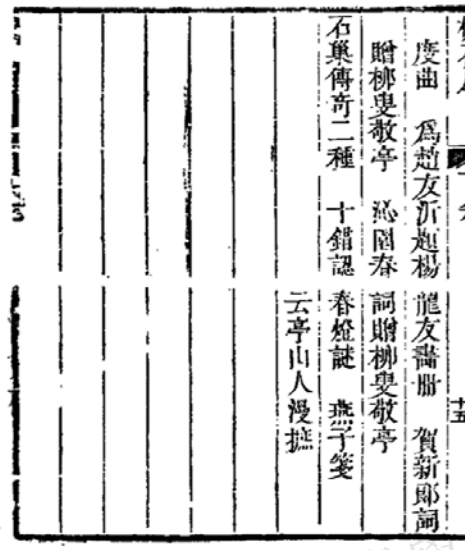
南侯　寄寧南小侯婁　　庚　燕子磯送吳次尾
泰淮春興　京史閣部　哀吳次尾
賈靜子四憶堂詩註十二　　條　九日雨花臺　別
賀督都　贈張尚書　　甲申聞新泰相公口號
甲申渡京口　燕子　磯送吳次尾　海陵署
中　我昔詩　寄揚州　賀督都　寄寧南侯
京史閣部　哀吳次尾
賈靜子侯公子傳
錢牧齋有學集十一首　題丁家河房亭子　題
金陵丁老畫像　壽丁　繼之七十　題楊龍友



畫冊　贈張燕筑　左　寧南畫像爲柳敬亭題
留題丁家水閣絕句　贈侯商丘　金陵雜
題絕句　丁老行送繼　之　爲柳敬亭募建引
吳駿公柳村集七首　聽　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
贈陽羨陳定生　贈　冠白門　楚兩生行并
序　冒辟疆壽序　柳　敬亭傳　柳敬亭像贊
吳梅村鹿冠紀事
楊龍友洵美堂集
冒辟疆同人集二篇　得　金壺夜漏記　得金壺
夜漏後記



定生姑山草堂集四篇　　勃楊武陵疏　書陳
定生遺像　楊維斗稿　序　答劉伯宗書
陳其年湖海樓集三篇　冒辟疆壽序　左寧南
與柳敬亭說劉閣老　哭侯朝宗
顧梁汾定山堂集二十一　首　張瑤星招集松風
閣　沈眉生姑山草堂　歌　贈方密之序　懷
方密之詩六首　壽張　燕筑　題丁繼之泰淮
水閣　清河道上丁繼　之送別郎席口號　口
號四絕贈阮懷寧歌者　朱音仙　贈柳叟敬亭
同諸子限韻　九日邀　諸君聽張燕筑丁繼之



度曲　爲趙友沂題楊　龍友畫冊　賀新郎詞
贈柳叟敬亭　感舊　詞贈柳叟敬亭
石巢傳奇二種　十錯認　春燈謎　燕子箋
云亭山人漫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庫

論〈考據〉諸目對《桃花扇》文本的補充生發

林芷瑩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清代劇作家孔尚任（1648-1718）於所作《桃花扇》一書之末附載了〈考據〉一篇，文中著錄作品二十種、條目一百三十一則。依照「考據」之名，一般被直觀認爲僅爲附載標誌與劇情相關資料來源。本文細勘各目並與劇作對觀，發現〈考據〉除標誌與劇作相關的細節出處外，也著錄與劇情相異的素材，甚至對同一事件收錄了相互矛盾的材料。本文分析歸納作者安排取捨，有因應劇情的相關調動，則〈考據〉爲讀者保留了「事實眞相」；並且根據記載互異的素材，補足、修正作者在劇中的未盡之言。而〈考據〉中著錄相當數量的詩文，並未與情節敘事直接相關，卻醞釀了一股呼應劇情「離合之情」的「興亡之感」，讀者如依指引披覽，對《桃花扇》要旨當有更深刻的體會。

關鍵字：桃花扇　考據　孔尚任　明清之際　南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iscussion of the Supplement and Germination of *The Peach Blossom Fan* Seen from its Appended "Investigation"

Chih-ying LI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Kong Shangren (1648-1718), a playwright in the Qing dynasty, attached a document, "Investigation", at the end of the book, *The Peach Blossom Fan*, including 20 descriptive works and 131 items. According to its title, "Investigation" usually is intuitively considered as just attaching and marking data sources related to the plots. By carefully surveying the items along with the play synopsis, it has now been discovered that "Investigation", in addition to marking detailed sources related to the play, also records materials different from the plots and even includes contradictory materials for the same event. The author's arrangement and choice are analyzed and organized in this study and some changes are made to cope with the plots, where the "truth" is kept for readers in the "Investigation". Furthermore, according to diverse materials, unfinished expressions of the author are supplemented and corrected. A considerable quantity of poetry without direct correlations with plot narrative is recorded in "Investigation" but enhances the "feeling of rise and fall" corresponding to the "emotion of separation" in the plots. Readers, by opening and reading with the guide, would thereby have a more profound experience of the main idea of *The Peach Blossom Fan*.

Keywords: *The Peach Blossom Fan* Investigation Kong Shangre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outhern Min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徵引書目：

大木康著，辛如意譯：《風月秦淮——中國遊里空間》，臺北：聯經出版社，2007年。

王世德：《崇禎遺錄》，北京：中國書店，出版年不詳。

王璦玲：〈「忖度予心，百不失一」——論《桃花扇》評本中批評語境之提示性與詮釋性〉，《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26期，2005年3月，頁161-212。

_____：〈桃花扇底送南朝——論孔尚任劇作中之記憶編織與末世想像〉，收入張高評主編：《清代文學與學術：近世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新文豐，2007年。

孔尚任：《桃花扇》，收入古本戲曲叢刊編刊委員會編：《古本戲曲叢刊》第五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_____：《湖海集》，收入徐振貴主編：《孔尚任全集輯校註評》，濟南：齊魯書社出版社，2004年。

宇文所安著，田曉菲譯：〈「那皇帝的一席，也不願再做了」：《桃花扇》中求眞〉，收入《他山的石頭記：宇文所安自選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

宋平生：〈《桃花扇傳奇》版刻源流考〉，《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2年第6期，頁70-75。

李孝悌：《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國的逸樂與宗教》，臺北：聯經出版社，2008年。

李欣錫：《錢謙益明亡以後詩歌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2008年。

_____：〈讀梅村宮詹豔詩有感書後四首〉，《清華中文學報》第3期，2009年9月，頁1-41。

李惠儀：〈世變與玩物——略論清初文人的審美風向〉，《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3期，2008年9月，頁35-76。

汪詩珮：〈追憶、記憶、隱喻：《桃花扇》中的作者七人〉，《戲劇研究》第19期，2017年1月，頁1-50。

吳陳琰：《曠園雜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

吳偉業：《綏寇紀略》，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

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吳書蔭：〈《桃花扇》的影印本和整理本〉，《中國文化研究》2002年第2期，頁41-45。

余懷著，李金堂校注：《板橋雜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林芷瑩：〈文情、詩韻與史筆——論《桃花扇》中孔尚任對侯方域詩文的借拈與改作〉，《成大中文學報》第51期，2015年12月，頁189-222。

_____：〈「以其技還奪其席」——論《桃花扇》中的「曲家」阮大鋮及其劇作〉，《戲劇研究》第21期，2018年1月，頁1-34。

孟森：〈橫波夫人考〉，收入《明清史論著集刊正續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侯方域著，王樹林校箋：《侯方域全集校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冒襄著，萬富久、丁富生主編：《冒辟疆全集》，廣州：鳳凰出版社，2014年。

袁世碩：《孔尚任年譜》，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62年。

陸圻：《冥報錄》，收入《筆記小說大觀》，臺北：新興書局，1985年。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郭英德：〈儀式與象徵：清順治十七年冒襄得全堂夜宴演劇論述〉，《嶺南學報》第6輯，2016年7月，頁63-88。

陳瑚：《確庵文稿》，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陳維崧著，陳振鵬標點，李學穎校補：《陳維崧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梁啓超：《桃花扇註》，北京：中華書局，1936年。

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華瑋：《明清戲曲中的女性聲音與歷史記憶》，臺北：國家出版社，2013年。

溫睿臨：《南疆逸史》，上海：中華書局，1959年。

董含：《蓴鄉贅筆》，《叢書集成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

賈開宗：〈侯朝宗本傳〉，收入侯方域著，王樹林校箋：《侯方域全集校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

蔣星煜：〈《桃花扇》爲何有六篇自序〉，《上海師範大學學報》第35卷第4期，2006年7月，頁62-67。

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龔鼎孳著，孫克強、裴喆點校：《龔鼎孳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

Ling, Xiaoqiao 凌筱嶠. “The Historical Plays: Postmemory and the Bleeding Body.” *Feeling the Past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